

壹、前言

龍瑛宗(1911-1999)，原名劉榮宗，筆名有彭智遠、劉春桃等，「龍瑛宗」與「劉榮宗」日語發音相同。日治時期他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獲得日本《改造》雜誌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獎而進入文壇，此後持續不斷寫作小說、新詩及評論文章。1940年代初期，他曾任《文藝台灣》、《台灣日日新報》編輯，1942年10月被推選為「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代表，與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四人共同前往東京與會。

1945年日本戰敗後，龍瑛宗曾任《中華日報》日文版編輯，1946年初期入金融界服務，直至退休。1978年則以在銀行長期工作的經驗寫成日文長篇小說《紅塵》，寄寓關懷社會之深意¹，不過，或許由於時代的因素，這部由鍾肇政譯成中文在民眾日報連載，似乎無法像當年〈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那樣引領風騷。

他一生著述頗豐，陳萬益將其文稿編成《龍瑛宗全集》共八冊。其中，〈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篇寫於1937年的處女作，不但在當年已受重視與肯定，且成為許多評論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重要作品之一。尾崎秀樹認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反抗精神很強，可是到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則呈現妥協、傾斜的狀態²。

施淑則從左翼觀點探討日治時期具有左翼思想的小說作品，她認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的林杏男長子，「顯得困頓和迷惘」，他和康樂道〈失業〉裡的教員德興、唐得慶〈畸形的屋子〉中的女鬥士梅英等人物一樣，都是不同於楊逵〈送報佚〉那位積極前進的知識份子。她以為：「這些人物，大都是透過閱讀社會主義思想著作，熱情地走上現狀的改革者和批判著的道路，但他們的志業，有的是因現實的橫逆，備遭挫折，有的是被貧病和死亡結束一切。」施淑在文中指出，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那個沒有自己的名字(林杏男長子)的「早夭的社會主義青年」雖然只活二十三年，但是他依然堅信不久之後，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³。

再者，陳芳明在〈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文中，指摘〈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篇小說「見證台灣社會是陰暗而髒亂的」，而且「陳有三對台灣人懷有莫名的鄙視」，就是因為他不瞭解台灣人被殖民體制給貶抑並予以制度化、合理化⁴。

葉笛從中外小說中「多餘的人」系譜加以探究，認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舊俄小說《羅亭》以及日本近代小說《浮雲》等書有關。他指出龍瑛宗塑造的主角陳有三，反映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悲慘人生，他說陳有三象徵「台灣小知識份子如

1 參見張恆豪〈纖細美與哀愁 -- 龍瑛宗集序〉，《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1年2月)，9-11頁。

2 尾崎秀樹〈台灣文學備忘錄—台灣作家的三部作品〉，收入陸平舟等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年11月)，237-246頁。

3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份子〉，《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1997年6月)，80頁。

4 陳芳明〈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2004年6月)，62-63頁。

何在差別待遇的政策中，在封閉窒息的社會裡怎樣被腐蝕，被扭曲人性，而變得因循苟且，變得無聲無息，終於墮落、沈淪⁵。」

宋澤萊多年來寫了一些評論文章探討台灣文學作家與日本近代文學的關係。他曾撰文討論龍瑛宗，從文字修辭和無意識修辭的論點出發，指出龍瑛宗在寫〈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期的立場，「我認為應該是虛無主義，在政治態度上就是無政府主義」，而且，龍瑛宗寫作深受自然主義影響⁶。更早之前，宋澤萊在〈楊逵與《台灣新文學》〉文中指陳，龍瑛宗的創作有受島崎藤村的啟發⁷。今年他在〈林文義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隱約關係〉文中，順便提及龍瑛宗可能間接受到日本另一位自然主義作家國木田獨步的影響⁸。

本文將在上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就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對日本近代文學的接受，並且如何轉化成為作品源泉作一探究。

貳、《破戒》、《浮雲》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關連

龍瑛宗晚年回頭看日本近代文學，他受島崎藤村的啟發與影響很大。他認為作品好壞，不可以一時流行與否評斷，也不可以量取勝：「據說，日本近代文學初期，政治小說流行而且殷盛。不過，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所謂很多的政治小說作品群，也已無蹤無影了。我不得不講一句話：作品並不需要重視其量，應該重視其質。」他說讀了《破戒》深受影響，使他「久久難以忘懷⁹。」龍瑛宗「自幼時起就非常崇拜文學。也充滿了想藉著文學來出人頭地的青澀夢想。」他稱得上是一位文藝青年。他在多篇隨筆中提到，從少年時便喜歡閱讀日本近代小說，或者譯成日文的舊俄小說¹⁰。1940年，他在《文藝台灣》刊物上發表一篇評論在《文藝台灣》撰文的作家群，有日本作家西川滿、北原政吉、中山侑、濱田隼雄，也有台籍作家楊雲萍、張文環、郭水潭、水蔭萍等。他認為在當時的惡劣條件與被殖民的背景，台灣文學想達到像日本文壇那般蓬勃發展是需要時間的，而且，還比需大量吸收日本與西歐文學，因為台灣過去的文學傳統難以仰賴：

像台灣這樣的文化沙漠中栽培出有其獨特風格的台灣文學，可謂困難重重。我們大多數都是受到日本文學、西歐文學影響的人。但要將其直接栽種在這塊土地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台灣的過去中沒有值得一顧的文學，亦無祖述發

-
- 5 葉笛〈中外小說上「多餘的人」系譜之探索〉，《葉笛全集7》（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7年5月），231頁。
 - 6 宋澤萊〈論龍瑛宗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的文學修辭和無意識修辭〉，《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印刻文學，2011年4月），216-254頁。
 - 7 同上，247頁。
 - 8 宋澤萊〈林文義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隱約關係〉，《聯合文學》339號（台北，聯合文學，2013年1月），54-57頁。
 - 9 龍瑛宗〈日本文學的成果〉，《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1月），354頁。
 - 10 龍瑛宗〈雞肋抄—屠格涅夫的《初戀》〉，《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108-110頁。